



詩傳大全

二之三

國風  
邶鄘衛



2118  
1



門口口口  
卷 2/18  
1-9



詩傳大全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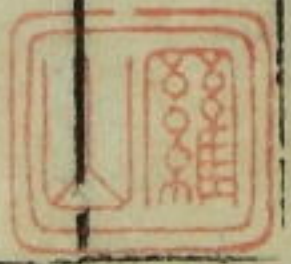
邶一之三

邶 鄘 衛 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  
 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  
 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  
 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  
 王弟康叔之國也安成劉氏曰武王作酒誥戒康叔而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紂都則康叔封衛明在武王時矣邶鄘之地豈始為武庚三叔之封至成王滅武庚誅三監乃復以封他國而其後又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  
 并入於衛也歟

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



原宿文庫



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

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

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太

抵今懷衛澶音蟬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

衛境也懷州今懷慶府衛州今衛輝府相州今彰德府開封府今仍舊並隸河南太

仍舊澶州今開州滑州今滑縣並隸北京濮州今東昌府濮州隸山東

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

曉朱子曰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又曰衛有

鄘音邶有邶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邶音者係之

疑其為聲之異今但以為不可曉者蓋此等既不

繫詩之大義又他無所考不若闕之為得也○程

子曰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

邶邶者為邶邶○華谷嚴氏曰存邶邶之名不與

衛之滅國也○安成劉氏曰綠衣燕燕等詩莊姜

自作共姜作栢舟桑中言邶邶皆正作于衛國而

或係邶或係鄘泉水載馳竹竿皆作於外國而一

係邶一係鄘一係衛意大師各從得詩之地而係

之也其所以必係邶邶邶故名者無乃欲寓興滅繼

絕之心如春秋昭公八年楚既滅陳而九年經書

陳災穀梁以為存陳亦此意也是以大師存邶邶

之名置於邶前亦如魏風先於唐之例而舊說以

夫子存其名而不削因其序而不芟耳關雎鶉

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華谷嚴氏曰關雎鶉

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皆衛風也衛禍撥於

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竹房張

氏曰正風以邶鄘為首者得夫婦人倫之至正者

也變風以邶鄘為首者得夫婦人倫之變者○肩山蘇氏

曰春秋所見百七十餘國變風之作春秋數世矣

詩序卷之二

二

汎反芳彼相舟亦汎其流耿耿反古幸不寐如有隱憂微我

無酒以敷反五美以遊

比也汎流貌栢木名耿耿小朋憂之貌也朱子曰耿耿猶傲傲不寐

貌也慶源輔氏曰蓋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惟於

如此唯其心耿耿然故不能寐也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得於其

夫故以相舟自比問栢舟者來與離雖赤無異彼何所以

是目彼與此此詩才說栢舟下而更無貼意見得其義

是比安成劉氏曰有全章皆此者如蠶斯之類固專

屬比矣亦有比意之外繼陳其事如此章之類者今以

集傳賦而比之體反觀之比而與之體例求之則此類

恐亦可以為言以栢為舟堅緻音推牢實而不以乘載

無所依薄安成劉氏曰薄字訓附以說卦雷風相薄証

証之則音為博但汎然於水中而已華谷嚴氏曰二栢

而亦訓為附也栢舟在於亦汎其流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為無

相舟在於彼中河也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為無

酒可以敷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

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

莊姜之詩也歟新安胡氏曰列女傳以此詩詞氣

末云不能奮飛可見婦人詩何則人臣道不合則

有可去之義若姜氏則無可去之義故曰不歸

况以下四篇皆婦人作二南與相類相類豈亦

亦是一證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我心匪鑿不可以茹反預亦有流涕不可

想逢彼之怒賦也鑿鏡茹度待洛及廬陵羅氏曰羅地計也

賦也鑿鏡茹度村也惟分寸賦也鑿鏡茹度村也惟分寸

音徒故反。據依懇告也。○言我心既匪鑿而不能廢物。

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反重其志。

也。慶源輔曰：內既不得於其情，無聊而憂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

棣不可選也。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威儀則金輔而無缺也。

從容而不生也。○東萊曰：選簡擇也。○言不可轉而

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

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

不可卷言其有常也。威儀之不可闕，言其無一不善也。

也。

○憂心悄悄，七小。愠于羣小，靚古豆反。既多受侮，不少靜

言思之寤辟，避亦有標。有標待小。

賦也。悄悄憂貌。愠，怒意。羣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妾也。

靚，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標，拊心貌。孔子曰：寤覺之中，拊

心而手標然。○慶源

輔曰：此章又言其所憂之事，以至於拊心而有標則其憂極矣。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

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華谷嚴氏曰：微謂不明也。

此日而微。匪澣衣，謂垢汙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

而飛去也。○言曰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  
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  
之至於煩寃憤古對反毛音冒目如衣不鮮之衣恨不  
能奮起而飛去也。

栢舟五章章六句

朱子曰讀詩須當細味看他詩人  
之意在甚處如婦人不得於其夫  
宜其怨之深矣而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  
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則怨而不過如  
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怨哀樂之節者所以唯  
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君子  
之不得於父身之不得於見朋友之不相信皆當  
以此為法如原不怨其墳塚沙起水此賢者之  
遇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若何如懷此都也  
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  
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是詩中大義不可不理會得  
○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猶似未有和平意思也

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  
有些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  
只看辨之號位于是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  
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宜可無聖賢憂危只要  
不失其正如綠衣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  
思却又分外好○慶源輔氏曰首章以栢舟為比  
此其可用乘載也末章以日月為比此其當明而  
後兩章尤可見○所謂詞氣卑順柔弱全篇固然未  
正靜自守而不可見○竹房張氏曰莊姜處夫婦之變  
死誓無他感動其母然母之慈愛猶可回也故未  
美處之易夫之昏惑不可移也故莊姜處之難所  
以冠衛居變風之首也○豐城朱氏曰莊姜之絕  
得志於夫而無怨於夫之意不見禮於兄弟而無  
兄弟之情不見愛於衆妾而無怨於衆妾之心而  
以自反者惟知志不可不專一感儀不可不以  
不閑習使惡我者無得而簡擇怒我者無得而  
疵亦可謂善自處矣此所以居變風之首也○始  
其夫似若未害也而夫歸之道於此乎始虧嫡妾

之分於此乎始亂事始於閨門而毒流於一國怨  
生於社席而禍延於後世則其憂也豈惟一人之  
憂乃邦國無窮之憂也而亦何能自巳於言乎夫  
子錄之且列於變風之首固將以垂戒於天下後  
世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安成劉氏曰青黃赤白黑

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鑪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為東方之間色

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

○莊公惑於嬖妾曾氏曰莊公揚武公子左傳謂公子州吁之子也有寵此所謂妾或

母州吁之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

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孔氏曰間色為衣而見正色反為裏而隱猶妾蒙寵而顯

夫八及見使我憂之不能自己也南軒張氏曰言嫡妾之亂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憂在決國也夫豈為一身之私哉○壘山謝氏曰嫡妾易位尊卑不相親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為君憂為君之子憂為國憂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此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為衣

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孔氏曰間色為

為裳而處下猶妾蒙寵而尊夫人反見疎亡之為言忘

也而卑前以表裏喻顯微此以上下喻尊卑

○綠兮絲兮女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訖兮音于其又兮

此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訖過



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  
 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  
 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慶源輔氏曰彼  
而我之所為則欲其無過  
而已此其所以為賢也  
 ○締兮綌兮其以風情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淒寒風也○締綌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  
 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朱  
曰古人所為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  
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道理孟子所謂若合  
符節政謂是爾○慶源輔氏曰莊姜始則思法古人以  
求無過既又因古人之事而知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者可不謂  
之賢乎哉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

同左氏傳隱公三年初備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

之姝曰莊姜美而無子戴鳩生桓公莊姜以為

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

莊姜惡之○華谷嚴氏曰女子之情饒怨此詩但

刺莊公不能正嫡妾之分其詞氣溫柔敦厚如此

故曰詩可以怨○黃氏曰觀詩至綠衣然後知先

王之風澤深厚夫以婦人女子而所知如此詞氣

坦夷固與氣息蕭然者不可同年語矣蓋不得已

而後言仁厚積中而然也○定宇陳氏曰不得於

夫而不疾其妾惟思古人以自脩其身憂而不傷

怨而不怒孔子謂詩

燕燕于飛差初宜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叶上瞻望

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鳥音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孔氏曰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

燕燕尾涎誕是也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嬭也歸大歸也廬

羅氏曰大歸者不反之詞公羊傳註曰○莊姜無子以

陳女戴嬭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

吁弑之故戴嬭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臨川

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一下

故感以起興○眉山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

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南軒張氏曰獨言泣涕之情

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揮溫廢立

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有合

於詩人之情歟○華谷嚴氏曰風人舍不盡之意此但

敘離別之恨而子弑國危之

感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燕燕于飛頤頤之頤戶郎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

望弗及仲立以泣

興也飛而上曰頤飛而下曰頤將送也佇立以泣也

○燕燕于飛上下其音之子于歸遠于南心反瞻

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

南慶源朝氏曰泣涕如雨初別時也佇立以泣已別

而次立以泣也實勞我心既去而思之不忘也

○仲氏任而今只紙音其心塞淵叶一終溫且惠忘慎其身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賦也仲氏戴嬭字也以思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

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

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媽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

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德行其心誠實而

深遠。又終能溫和恭順。善自謹慎。其身內外之德。既如

此。又於將歸之時。以思先君之故。物勉寡人以禮義也。

揚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媽之去。皆夫人失位不

見答於先君所致也。慶源輔氏曰。以思愛相信。婦妾相

淵深不淺露也。二者其本也。溫和惠順。又終竟如此。而

無作認焉。則是得情性之常也。叔又婦人之美德。而慎

則持身之謹也。有是象德。而戴媽猶以先君之思勉

又謹於持身。其賢為可知矣。而戴媽猶以先君之思勉

其夫人真可謂溫且惠矣。勉莊姜以思之。可見溫而

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塞實淵深。所稟之厚。故能如

此。朱子曰。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厚。和理義精密。如此。秦

人以後。無此等語。其讀詩於此。數語。讀書至先王筆修

人紀。至極。惟難哉。深誦數之。又曰。譬如畫工傳神。一般

直是寫得他精神出。

燕燕四章章六句。天台潘氏曰。前三章但見莊姜拳

莊姜於戴媽。非是情愛之私。由其有塞淵溫惠之

德。能自淑慎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勉莊姜。以不

忘則見戴媽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

於其歸而愛之如此。無非情性之正也。○新安胡

氏曰。國風雖變。備有如是之婦人。此所謂先王之

澤未泯。而康叔之餘烈猶在也。○豐城朱氏曰。余

讀是詩。未嘗不歎莊公之狂惑也。使其翻然悔悟

立莊姜以為之主。俾戴媽以為之助。則閨門正矣。

若州吁者。可殺則姑教之。不可教則去之。夫如是

則衛非今日之衛。即康叔武公之衛矣。顧乃以寵

奪正。以尊李宗。卒貽國家無窮之禍。不謂之狂惑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胡能有

定寧不我顧叶果

詩傳卷之二

九

賦也曰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

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長樂王氏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胡寧

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曰

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

處慶源輔氏曰觀綠衣之詩所謂我思古人則於此數

莊公不以古道處已者宜也自處以古人為法而望人

而以古道處已莊姜之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

而何為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

此詩之所以為厚也安成劉氏曰每章章末○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胡能

有定寧不我報

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

俾也可忘

賦也曰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義其辭無良

醜其實也華谷嚴氏曰此德音無良及邶谷風俾也可

忘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

我不述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

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入之至情也安成劉氏曰日而訴之也父兮母兮呼父母而訴之也猶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之意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上導之詞也呼父母而逐言

畜我不卒親之詞也一章云寧不我顧言不相顧也二章言寧不我報言不相酬答也三章云俾也可忘則蒙上句胡字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詞雖緩而意則切矣四章言報我不述則又言莊公雖有時相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雖為莊公所棄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是其性情之正也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新安胡氏曰此篇時胡能有定只是說莊公心志回惑天覆無定之意故不我顧不我報俾也可忘而報我不述也問日月終風二篇據集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某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蓋詳終風之詞莊

公於美猶有往來之時至日月則見公已絕不顧美而妻不免微怨矣燕燕則莊公薨後送歸妾情不能堪耳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日月當次朱子曰恐或如是○豐城朱氏曰變風之始於莊姜何也曰婦人夫其所天也夫則狂惑妾其所使也以妻則上僭子其所恃賴以終身也以子則暴而無禮莊姜之處此亦難矣雖遭人倫之變而不失乎天理之常則莊姜亦賢矣哉是可以為處變者之法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叶音謔許約浪笑教五報中心是悼

也○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

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終風且霾亡皆反惠然肯來叶如字又莫往莫來悠悠

我思叶新才新

比也霾雨去聲土蒙霧音茂又也爾雅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惠

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

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毛氏曰時有順心也但又有莫往

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也

○終風且曠於計反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產反

比也陰而風曰曠有又也蘇氏曰古有又通不日有曠言既曠

矣不旋日而又曠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

思也嚏音仇病寒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霧所

襲則有是疾也慶源輔氏曰寤則憂而不能寐思之則感傷氣閉而成疾其憂危甚矣

○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叶胡反

比也曠曠陰貌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狂

惑愈深而未已也東萊呂氏曰曠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曠曠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

霽之懷思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安成劉氏曰一章言莊公狂暴二章言其狂惑皆止一句為比而莊公猶有顧笑惠

來之時所謂暴慢無常狂惑暫開者也三章則暫開而後蔽四章則愈深而未已皆是以兩句為比若以此詩繼錄衣之後次日月次燕燕讀之尤可備見姜氏初作栢舟錄衣唯自憂歎而止於和平未嘗指譏公之為人也至於終風則言其狂惑蔽固而猶不忍斥言及日月然後極其詞此豈情之所得已哉

擊鼓其鏜吐當踊躍用兵叶甫土國漕我獨南行叶戶

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華谷嚴氏曰漕衛

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

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兵端鏑音滴矢死亡之

憂危苦尤甚也三山李氏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也

○鄭氏曰南行從軍南行伐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中救眾反

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鄭氏

曰謂使告宋曰君為主敵邑以賦與陳蔡從舊說以此新安胡氏曰必先和陳宋而後進兵也

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

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其馬叶滿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後

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

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鬪志也

及五

死生契闊反結叶苦反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叶

反孔

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于音吁嗟闊叶苦反兮不我活叶戶反兮于嗟洵音兮不我

信及師人兮

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釋

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

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

約之信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安成劉氏曰按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月而還出師不為久而衛人

之怨如此身犯大逆眾叛親離莫肯為之用爾○豐城朱氏曰從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眾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已之志若斯之甚者也

凱風自南叶吹彼棘心叶棘心夭夭反母氏劬勞叶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孔氏曰李巡云萬物喜樂故曰凱風

未成者也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色白為白棘實酸為檉棘夭夭叶好貌劬

勞病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

勞病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



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  
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華谷嚴氏曰棘至  
吹彼稚弱之棘心至於天天然少好則風之爲力多矣  
此母以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至於少長則母亦當  
苦矣母之養子  
於少時最勞苦木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蓋我無令人

興也安成劉氏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  
比此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二  
童相似而  
不同也聖獻令善也○棘可以爲薪則成矣然非美

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  
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  
去之而  
去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叶後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

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

乎永嘉陳氏曰寒泉在浚邑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  
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孔氏曰寒  
泉有益於浚浚民得以逸樂以興  
七子無益於母乃寒泉之不如於是乃若微指其事

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

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爲詞孔氏曰  
母欲嫁

者本爲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故言母爲勞苦而

思嫁也上章言母氏劬勞謂長養七子劬勞也此謂母

今日勞苦思嫁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  
與上不同也

章放此

○規規胡規頭規華規枝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規規規清規和規圓規轉之意新安胡氏曰黃鳥即黃鸞其音清和流轉○言黃

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

孔氏曰自責言黃鳥之不知也慶源輔氏曰三章以無情興有情四章以無知興有知

凱風四章章四句南豐魯氏曰凱風感於夏時黃鳥鳴於夏木寒泉亦夏所宜耳寒泉

能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悅之有子而莫慰母心止齋陳氏曰誓旦日頑葬則

負罪聖人豈錄師哉其心誠曰吾罪焉而已矣此詩每曰有子七人蓋曰吾屬在此無益也抑以見

一門昆弟皆齊耕歷山氣象。疊山謝氏曰母之不善在母而責已孝之至也慶源輔氏曰母之不善在

他人見之則可自其子觀之則只見其聖善而七子之中自無令人而已不然則不足以感悟其母

以成其善志也其曰聖善過為歸美之詞耳此唯子可以施之於母臣而事君如此則未安也韓退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鬪泄泄飛之

緩也懷思詒遺去聲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

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

於外而自遺阻隔也慶源輔氏曰我之懷矣指其夫也自貽伊阻不以怨人也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

之作義里探云臣罪當誅方天王聖明雖程子亦以此言為得文王之心而先生常云看得文王之親不鮮如此蓋聖人之處慮難其樂天知命尊君親上之意固自不能無豈有射如是無道而乃強以為聖明者哉

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慶源輔氏曰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叶新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叶陵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

之久也程子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又且暮所見動人情思總包意其間○鄭

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孟及叶不伎之鼓不求何用不

臧

賦也百猶凡也伎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

知德行乎慶源輔氏曰不知德行之不與鄂不韡韡之不同若能不伎害又不

貪求止齋陳氏曰伎心生於忿怒求心生於貪慕故人

或入於伎故伎者常生於疾人求者常至於狂已則何所為而不善哉憂其遠

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東萊呂氏曰思其君子

於是自解曰凡百君子但不伎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

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新安胡氏曰此亦

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

雄雉四章章四句上蔡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

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

也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為言率皆

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如綠衣

上之詩也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

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

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作詩者如此讀

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豐城朱氏曰雄雉四

章前三章皆所謂發乎情後一章乃所謂止乎禮

之正也。惟其思之也切，故其憂之也深。惟其憂之也深，故其勉之也至。枝求者皆取福之道也，必能不枝，害不貪求，乃可以自免於患矣。嘗不枝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之歸，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也。已此其所以為先王之遺澤也。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比也。匏，瓠也。音短頸大腹曰匏。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

華谷嚴氏曰：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

而涉曰厲。深至於禪以上者，而涉渡之名厲。褰衣而涉曰揭。爾雅：繇，膝以上為涉，繇帶以下為揭。○此刺淫亂之詩言

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

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毛氏曰：遭事制宜，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無禮義哉。○華陽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若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

○有彌爾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居美反叶。雉鳴求其牡。比也。彌，水滿貌。鷺，雉聲。軌，車轍也。竹房張氏曰：說文九軌，車軌前也。從車，凡音仇。諸家辨之詳矣。然集傳獨從軌，蓋以九牡聲之叶也。軌聲則難叶矣。○廬陵羅氏曰：周禮：軛，人疏，輟廣謂之軛。軛未亦為軌。韻會曰：車軸謂之軛頭也。軛即車頭之端，貫轂者車輪廣狹高下皆定於軛。軌同則軛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塵不出軌，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飛曰：雌雄走曰牡。○夫濟盈，軌則水涉三尺三寸。

○有彌爾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居美反叶。雉鳴求其牡。

比也。彌，水滿貌。鷺，雉聲。軌，車轍也。竹房張氏曰：說文九軌，車軌前也。從車，凡音仇。諸家辨之詳矣。然集傳獨從軌，蓋以九牡聲之叶也。軌聲則難叶矣。○廬陵羅氏曰：周禮：軛，人疏，輟廣謂之軛。軛未亦為軌。韻會曰：車軸謂之軛頭也。軛即車頭之端，貫轂者車輪廣狹高下皆定於軛。軌同則軛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塵不出軌，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飛曰：雌雄走曰牡。○夫濟盈，軌則水涉三尺三寸。

飛曰：雌雄走曰牡。○夫濟盈，軌則水涉三尺三寸。

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  
 軌雉鳴而反求其牡竹房張氏曰走曰牡牡此有雅釋  
言飛走道也殊不識詩人之意曰當濡其轍今乃不濡  
其轍迹是大可怪也當求其雄今乃求其牡數是大異  
常也如此歌之則得詩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  
人之意知集傳之旨矣 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

○雝雝鳴鴈叶魚旭許玉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賦也雝雝聲之和也行禮故言鴈聲鴈鳥名似鵝畏

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大昕之時昏禮廬陵

日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納采用鴈微用幣餘皆用鴈

以名焉日入二刻半為昏鄭氏曰用鴈者取其順陰陽往來程子曰取其不

再偶也○本草註曰鴈為陽鳥蓋得中和之氣熱即北

寒即南以就和氣所以為贄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

○朱子曰凡贄用生鳥左首以生色綴交絡之○安成

劉氏曰集傳但言納采川親迎聲以昏而納采請期以

鴈者唯舉六禮之始耳親迎聲以昏而納采請期以

曰鄭氏曰自納采至請期皆用昕親迎用昏孔氏曰

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鄭氏云取陰陽

往來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言古

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

淫亂之人也新安胡氏曰味士如歸妻之辭可見是刺

禮何得如此淫亂也若刺宜公不當以士言慶源

○招招照遙舟子叶獎人涉印否叶補人涉印否印

須我友叶羽比也招招號音召之貌孔氏曰主遠云以舟子舟人主

比也招招號音召之貌孔氏曰主遠云以舟子舟人主

濟渡者印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此詩意雖正，而體製異於諸作，若有所不敢正。言之意一章言為事當有所度量，二章言為不能度量則必至於反常而逆理，三章則詔之以婚姻常禮，四章則言人當有可有不可，可以刺淫亂之人。亂常逆理而無有不可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一章二章四章及覆調刺，皆以濟渡之事為比。豈所指淫人居津水之傍，舉抑詩人以一時所見而取

習習谷風

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叶曠反。米對反。容

采芣

如思反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叶想反。止反。

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

毛氏曰：陰陽和而谷風至。

對蔓

菁也。菲似菁。

音福。

莖，麻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

華谷

曰：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春食菘，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菲，菘類。爾雅謂蕙菜。河內謂菘菜。三月中蒸蒿，始滑，美可作羹。根如指，正白可啖。

對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也。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

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

道成，故為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

華谷嚴氏曰：黽勉，猶勉強也。力所不堪，心

所不欲，而勉強為之，皆謂之黽勉。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芣者，不

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以其

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

爾同死矣

慶源輔氏曰上四句以陰陽之和此夫婦之夫婦之道貴於有終德音美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

○行道遲遲

中心有違不遠伊迺薄送我畿音誰謂荼若苦其甘如薺此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又待禮

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

東萊呂氏曰韓詩云白石為門畿蓋門閭也讀會柎即閭字門限也即門限兩旁夾木

良邦薺甘菜

本草曰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

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

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荼雖甚苦又甘如薺以

比已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

如兄如弟而不見恤

永嘉陳氏曰物莫若於荼婦人見棄其情甚苦則荼又甘於薺矣

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賦其望夫之意而及其夫之薄情下四句則比已之甚苦而歎其夫之方樂賦體與此體相繼成章後凡言賦而此者文意亦故此云

○涇以渭濁湜湜其止音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

梁母發我笄又我躬不閱惶恤我後胡口

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東南

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

州馮翊縣入河

東萊呂氏曰詩入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

如云海賦河淡也。○原州百泉縣今平涼府鎮原縣未  
興軍高陵今西安府高陵縣渭州渭源縣今平涼府渭  
源縣同州馮翊縣今西  
安府同州地並隸陝西。湜湜清貌。汜水渚也。屑潔以與  
逝之也。梁堰音石障水而空。音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  
也。笱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涇  
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  
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  
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  
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  
以我為潔而與之耳。又言母逝我之梁母發我之笱以  
比欲戒新昏母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

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我知不能禁而絕意之

辭也。慶源輔氏曰不忍遂棄其家事者仁也知其不能禁而絕意焉者知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沫之游之何有亡也

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音蒲卜居反。

興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沫。浮水曰游。安成劉氏曰沫與游今俗所謂

也。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孔氏曰匍匐木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

故取各。○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

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沫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

強以求之。孔氏曰隨水深淺期於必渡循隨事難易期

舟沫游以興勉求也。又周睦其隣里鄉黨莫不盡其

力。



道也慶源輔氏曰勤勞家事周恤隣里即首章之所謂德音下章之所謂我德也婦人無外事以勤家睦隣為德而已此可見其勤而不怨

○不我能惰許六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用不售市

反叶市昔有恐育鞠居六反及爾顛覆若服反既生既育比予同反

于毒賦也惰養阻却鞠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又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

程子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賈謂物出手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

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有鞠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

三山李氏曰正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是也○慶源輔氏曰或問昔有恐育鞠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甚實不若前說為順先生曰此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也

○我有旨蓄勅六反亦以御魚呂反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

有洗音光有漬音對既詒我肄羊至反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興也旨勇如水涌水之潰者其勢橫肆勞既息也○又言我之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之無之時至於春夏

則不食之矣安成劉氏曰古人墾圃同地秋收則築堅圃地為塲以納禾稼至來春又耕治之以

種菜茹故蓄菜但以禦冬也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南豐曾氏曰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指故然

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慶源輔氏曰

見其怨而不怒

谷風六章章八句朱子曰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

然而序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費盡氣力去做後尚做得不好慶源輔氏曰觀此一詩此物連類因事無詞條理秩然有序勤而不怨怨而不怒玩而味之可謂賢婦人矣而見棄於夫者亦獨何哉豐城朱氏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有叙有治家之勤有睦隣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

惠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於見棄矣而拳拳忠厚之意猶錫然溢於言辭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於新昏不以爲累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執怨者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表也再言之者言表之甚也鄭氏曰微

乎微者也華陽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故郭璞註云言至微也微猶非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中露露中也言有露濡之辱而無所

庇覆也音也舊說以爲黎侯失國而寓於衛釋文曰林

上黨壺關縣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其臣勸之曰襄微甚

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爲而辱於此哉

孔氏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固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為處此者自言已勞以勸君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問式微詩以為勸邪戒邪朱子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

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新安胡氏曰補

傳云以詩作於衛地故編之衛風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

日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

日叔伯字也○舊說黎之臣子自言又寓於衛時物變矣故

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踈闊因託以起興曰旄

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

也東萊中氏曰葛始生其節感而密既長其節闊而此

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慶源

日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望之雖切而其辭益緩真可見其溫柔寬厚之情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

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

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

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言客久而

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

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

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憤會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

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

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瓊素果兮尾兮流離之子叶其叔兮伯兮葉如克

耳

賦也瓊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裘多笑貌充耳塞耳也

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流離瓊尾若此其可

憐也而衛之諸臣褻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

盡其辭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

其人亦可知矣慶源輔氏曰褒如充耳責之也自緩而

也

旄丘四章章四句

說同上篇須溪劉氏曰一章何多日也未嘗有怨望

於衛未怨也三章靡所與同微怨也四章褒如充

耳不能不怨也○眉山蘇氏曰諸侯雖異國而相

為救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靡所與同哉蓋時衛

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為患黎衛共之○

三山李氏曰衛不救黎非惟失穆乃四隣之道抑亦唇亡齒寒矣其後衛為狄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德齊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為最切○黃氏曰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此齊之所以伯而衛之所以不振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

羽籥也東萊呂氏曰萬舞二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

○安成劉氏曰干盾也戚斧也羽籥此詩三章所言者是也皆舞者所執之物日之方中在前

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鄭氏曰伶

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

此後世號樂官為伶官須溪劉氏曰簡兮簡兮坦坦施施若自譽而實自朝

也慶源輔氏曰此章既自以為簡易次章又自以為頑人只此便可見其為不恭也當明顯之處公然為此

而不以為辱亦是不恭之意與次章所謂公庭萬舞同先生謂其若自譽而實自朝者深得其旨也

碩人俱俱疑矩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阻

賦也碩大也俱俱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為之言其

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又自譽其才之無所

不備亦上章之意也安成劉氏曰既能樂舞又善御馬亦若上章之自譽而實自朝也

○左手執籥許若右手秉翟直角反赤如渥於角者音赤者

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釋

日以竹為籥長三尺執之以舞郭璞云似笛而小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

略叶反公言錫爵

也言漬之久厚而有光澤故以喻顏色之潤孔氏曰溼者浸潤之名信南山曰既優既渥是也赭赤色也

也言其顏色之充盈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與一人拜受爵以碩

入而得此則亦辱矣程子曰錫爵謂此獻工之禮也乃反以其賚子音與

之親洽為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慶源輔氏曰前已言其輕世肆志之心又言其玩世不恭之意何也曰意唯輕之是以玩之志惟肆焉故不恭也知其世之不可與有為故輕玩之心生焉於其所不足為而姑為之於其所不足誇而反誇之是皆不恭之意也

○山有榛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興也安成劉氏曰楚詞湘夫人歌曰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越人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

况君兮君不知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皆與此章起興之例同故朱子嘗曰知此則知興體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黄即

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離騷經曰恐美人之遲暮集註云言

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

意遠矣竹房張氏曰榛之實甘美而山有之苓之莖甘美而隰有之以興為人之君而美奸者惟西周

有之所以思之者其人也思之而不得見之故重歎之而思之深也此蓋伶官碩人之辭其詞甚婉而實諷衛國之無賢君也然思盛世之聖明而不責衰世之凶殘此詩人之忠厚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為祿仕而抱關擊拆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

**方朔似之**問如張子之說是固可以為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為盡善朱子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及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為此則自得志耳○慶源輔氏曰朔之所以自譽者皆所以自朝其恢諧類排優正與此詩之意相似○三山李氏曰伶官者戲役耳今以賢人為之正猶君子陽陽之詩序言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

屈於賤役也

**悲位**

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叶新結力

又

彼諸姬聊與之謀叶謨

興也○淇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音城之百泉也

淇水出相音登州林慮音縣音相州林慮縣今河東流泉水

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孔氏曰州屬衛三國境地相連

淇之上矣衛云瞻彼變好貌諸姬謂姪娣也○衛女嫁

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恹然之泉

水亦流於淇矣我之有懷於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

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慶

輔氏曰讀首章四句便可見其思歸之心蓋與泉水日流於衛而不息此是興體中說得好者極好玩味凡人之情營私背公故不詢謀惟恐人之或知也衛女思歸博謀於諸姬而無所隱則其情之正大可知矣

○出宿于沛子禮飲餞音于于柵乃禮女子有行遠于萬父

母兄弟待禮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禮賦也沛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

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孔氏曰所以祖祭者重已也較祭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皆先較而飲餞乃出宿者見飲餞為出宿而彌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

所謂諸姬也安成劉氏曰夫人之姊必有姪姪二人為媵凡八人集傳以此詩為夫人作而以諸姬為姪姊又謂諸姑伯姊即諸姬然則八人之中亦有是夫人姊妹

者乎○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况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我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

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出宿于干叶居飲餞于言載脂載不瑕有害言適市專臻于律此字木與適不瑕有害

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脂以

脂膏塗其牽使滑澤也牽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

後行也釋文曰牽車軸頭金華谷嚴內曰載脂謂先乃設牽於車其用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適疾臻在牽故曰載牽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律疾矣然

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



○我思肥泉茲之未歎叶思須與漕叶我思悠悠叶駕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

其愛我鄭氏曰肥泉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

是思歸不得故欲出遊于國以寫其愛否朱子曰夫

人况婦

泉水四章章六句

揚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

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

毋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新安胡氏曰一

章託泉水起興而謀於諸姬也二章述初嫁時宿

餞衛郊既遠父母今父母終而欲歸故以問諸姑

伯姊何如耳三章又欲發初嫁時宿餞于所嫁國

之干言脂牽歸衛第未知有害於義理乎此正謀

諸姬之語也四章既不可歸於是但思肥泉思須

漕以重衛國悠悠之景慕欲往遊以寫憂而已所

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止齋陳氏曰泉水竹

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歷道欲歸之意

終篇唯欲出遊以驅吾愁思而已所謂止乎禮義

載馳之詩其歸尤急末章無有愧止之辭蓋泉末

竹竿作於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宛載馳賦於故

國已亡之日故其辭切以怨○豐城朱氏曰禮緣

人情而為之也夫既曰緣人情而為之則父母其

之正而節其人欲之流也。據禮女子已嫁而反見第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則閨門之內所可同坐而共食者，唯母、姑、姊妹耳。使父母歿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而孰為之主乎？聖人於此寧以義斷恩，不以恩掩義，故制為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也。以此為防，猶有禽獸其行如齊襄，魯桓夫人之所為者，然後知聖人制禮真可謂萬世無弊者矣也。

出自北門

叶肩反

憂心殷殷終窶

其殫

且貧莫知我艱

叶居反

已焉哉

叶特其反下同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為禮也。

孔氏曰：窶謂無財，可以為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然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爾雅貧窶通也。○三山李氏曰：兼言之，以見貧之甚也。 ○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

出北門而賦以自比

問只作賦說如何。朱子曰：當作賦而此當時必欲出北門而後作此

詩亦有此意思。○孔氏曰：言出自北門，背明向陰而行，猶居亂世向暗君而仕也。○張子曰：偶出北門，因有此言。又歎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孔氏曰：我之

之使我遭此君知復奈何哉。君臣道不合則去，今無去心，忠之至也。○鄭氏曰：詩入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慶源輔氏曰：終者已焉之辭，蓋自以為無復有望也。故歎之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蓋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天也。是亦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

避支反

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

竹知

反叶

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譴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

自安而交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孔氏曰言非直已貧窶君政又

皆痺已我自外而歸則室家之人更迭而徧來責我外為君所困內為家人不知故又有決歸之於天○華陽范氏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閑其君子至於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叶都我政事一埤遺唯季反叶我我入自外室

人交徧摧祖回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鄭氏曰摧者刺譏之言○慶源輔氏曰推謂推

折沮抑之又甚於謫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揚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

志也先主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懣懣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疊山謝氏曰鹿鳴四牡之燕樂

出車杖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若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所以體羣臣也千歲治安根本蓋在此也北門之忠臣至於終窶且貧祿不足以代耕矣此則當王事之獨勞入則當政事之煩使室人不能忍飢寒而交徧適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乎天亦無一毫怨天之辭此樂天知命之士也○慶源輔氏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慶源輔氏曰揚氏之說其論君臣之道備矣而衛之忠臣則處其變而不失其道者可以為萬世臣子之法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普康惠而好予報反我攜手同

行叶戶其虛其邪音徐既亟音紙且音餘反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霏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釋文曰爾雅作徐亟急也只且語助

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

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慶源輔氏曰惠行不忘故舊之仁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見幾而作之智也

○北風其喙音皆叶雨雪其霏音非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喙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疊山謝氏曰北風怒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霏矣喻禍害愈急也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獸名似天黃赤色烏鴟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問狐與烏

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疊山謝氏曰一章曰同行二章曰同車一章曰同車一節

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慶源輔氏曰國家將亡觀其氣象愁慘如北風雨雪之寒涼目所見者無非赤狐烏鴟不祥之物亦非有先見者不能然也作此詩者其賢可知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安成劉氏曰詩中有同車之語起此為仕於衛者所作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三章三言之豈果於忘君哉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若國已危則無可去之義矣

靜女其姝赤朱反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蘇反首踟直知反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

期而不至也踟蹰猶躑躅音擲觸行不進貌也此淫奔期會之

詩也問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暱又何取乎閒雅朱子曰

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曰德音亦愛之

幽辭也廬陵歐陽氏曰衛俗淫亂幽靜難誘之女且然則其他可知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徒冬反彤管有煒于鬼反說悅音擇

賦也變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廬陵歐陽氏曰古者

賦也變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廬陵歐陽氏曰古者

鐵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但形是色之美者鐵與針同蓋相贈以結殷勤

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憚此女之美也

○自牧歸荑徒手徒計二反洵美且異庚曳二音匪女音汝之為美美人

之貽與異同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

荑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

非此荑之為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東隱

曰首言城隅未言自牧蓋不特俟於城隅抑且相逐於野矣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此禮反河水彌彌莫通反燕婉之求音遠蔕蔕音蔕不鮮

斯淺反叶  
想止反

賦也泚鮮明也新安胡氏曰臺在河上瀾瀾盛也燕安

婉順也蘧籐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蘧籐本竹席之名

人或編以為困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

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娶

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音之

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

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孔氏曰宣公書桓公子

河今澶州遺址尚存○疊山謝氏曰蘧籐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

無人道亦非人形也

○新臺有酒七罪反叶河水浼浼每罪反叶燕婉之求蘧籐不殄

賦也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興也鴻鴈之大者離燕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東萊

曰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蘧籐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此取義也○言設

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

所求也南豐曾氏曰蘧籐戚施皆惡疾之人不能為人

之求而得此匪人深惡之之辭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未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

諸篇故此三山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懲其轍而乃有踵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毒王姬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

後宣公之子伋齊皆為所殺唐公奔齊子伋齊為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安虎

劉氏曰宣姜事首未見左氏傳桓公十六年及閔公二年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兩反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反

賦也二子謂伋齊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始加

三為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為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媾伋於公公

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

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

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山眉

蘇氏曰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影故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此字本與害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

之也慶源輔氏曰字義雖與泉水同泉水所謂害者害於義也此所謂害者害其身而已故先生謂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辭蓋不忍正言其死且為君諱也

○定字陳氏曰二子之死明矣猶為疑辭而不盡言以彰君惡詩人之厚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去何其悲也或父

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朱子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三人皆

惡傷父志而終於死亡其情則可取雖於理為未

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又

曰飯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惡乃為

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壽無救於兄而重

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為乎但國人憐而哀之故聖

人錄國入之情著宣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

道有未盡也葬之事瞽瞍烝烝又不得格姦欲使之

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葬之所以為

法於天下也慶源輔氏曰二子處此亦不得為

是而夫子取此詩者所以著宣公志行之惡而其

禍至於如是之酷以為萬世戒爾故先生嘗謂大

史公欠此意然其言有抑揚可以感發人故取之

非使以二子所處為是也豐城朱氏曰宣公納

子之妻以為妻則夫婦之倫滅矣因宣姜而殺二

子則父子之倫滅矣夫而不夫父而不父則君之

道以之而不立而君臣之倫亦廢矣春秋以來三綱

廢九法數未有甚於此時者其卒胥為夷也宜哉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安成劉氏曰衛三十

九篇而邶風才十有九然觀綠木則妾僭嫡矣

燕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臺則

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旌立則

無血隣之義簡兮則無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勸

士之道亂常敗政莫甚於此所以居變風之首

歟於乎渡河野處已兆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

詩傳大全卷之二



詩傳大全卷之三

邶一之四

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徒坎汎彼兩髦音實維我儀何反之

死矢靡他湯河母也天叶只音不諒人只音

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髦髮垂額兩髦者翦髮夾白音信

注曰頭會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

也孔氏曰夫白故兩髦也士既殯而脫髦諸侯小斂則

共伯僖侯世子名餘共豳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翦鬢

容齋項氏曰內則注云髦象幼時髮兒生三月翦髮為

鬢者以髮作偽鬢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草帶連雙

誓橫繫額上我共姜自我也釋文曰共伯之妻也儀匹是也

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

作此以自誓言拍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

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同極而何

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慶源韓氏曰實維我匹一變而決不可易也之死矢靡他雖死而誓不敢易也夫母之欲嫁共姜想亦不過是

或於愛而慮其終耳今味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感可解而慮可釋矣

○汎彼拍舟在彼河側鬣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

反他得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匹者慝

邪也以是為慝則其絕之甚矣

拍舟二章章七句華陽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

廊風也○孔叢子曰於拍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

易也○或問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程子

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

夫節事極大○西山真氏曰拍舟之不再適蓋婦

人之大節故孔子列之使萬世取法焉程子之論

可為後世深戒○定字陳氏曰備之深風流行而

有共姜特立之節真可謂過人欲之橫流

矣讀此詩者豈不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乎

牆有茨不可掃也

可道也言之醜也蘇也中藟之言不可道厚反也所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久本草曰一名

蒺藜注云子

有刺狀如菱而小軍家鑄鐵  
作之以布敵路亦呼羨慕  
中華謂舍之交積材木也  
東萊呂氏曰前漢梁王共傳應劭注云中華材構在堂  
之中也顏師古云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當從應顯說  
蓋閨內隱奧之處也中華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為軍  
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孔氏曰左傳閉公二  
年曰初惠公之即位  
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  
公宋桓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宣公之長庶後之兄軍  
姜惠公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  
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華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  
長也

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

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華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  
厚也

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厚猶醜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揚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  
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  
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  
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  
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星曆反叶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繪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

以為飾也孔氏曰翟雉各彩畫為飾不用真羽○華谷

也鬣髮音被也人少髮則以鬣益之髮自美則不潔於

鬣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掃所以摘音剔髮也華

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慶源輔氏曰其者指宣姜而言玼兮其之翟也言

服之也也鬣髮如雲不眉鬣也言質之美也足乎己者

無待於外也王之瑱也象之掃也言飾之美也揚且之

哲也言色之美也服飾容貌之美盛如天如帝然是豈

可以徒居哉

○玼兮其之展諸延反叶也蒙彼緡側救是

紕息列紕薄慢反叶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叶魚也展如

之人兮邦之媛于權反叶也于權反叶

賦也玼亦鮮盛貌展衣也以禮見音現於君及見賓客之

服也毛氏曰展衣以丹縠為衣○鄭蒙覆音也緡音也緡音也

之屬感者當暑之服也孔氏曰葛之精者曰緡其精紕

袷束縛意以展衣蒙締給而為之紕袷所以自斂飭音

也或曰蒙謂加締給於裏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朱

曰先著裏衣表締給而出清視清明也揚肩上廣也孔

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

曰以目視清明因名為清揚者眉上之羨名因謂眉上眉下皆曰揚目上目下皆曰清故野有蔓草傳云清揚眉目之間將嗟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羨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

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

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

益婉而意益深矣慶源輔氏曰凡人之責人辭愈多則氣愈暴氣愈暴則辭愈厲

此則志不帥氣而氣反動其志者也君子之責人則辭愈多而氣愈緩氣愈緩而辭愈和此則發手情止乎禮義也且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如此詩之辭益婉而意益深則心不至於失其正矣東

葉先生賁之問之惜之三字說盡詩意極好玩味  
○華谷族氏曰此詩唯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語而譏刺之意盡見○安成劉氏曰三章皆極言宣美服飾容貌之盛如此玩其辭想其人無德以稱之固足以尊其瞻視享其安榮苟無其德不幾於誨淫者乎惟詩人寬厚意在言外故其立言如此蓋與猗嗟之詩同意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良反諸於通我乎上宮叶居送我乎淇之上叶辰矣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名女蘿文華名兔絲則唐與蒙或并

或別放經直言唐而毛傳言唐蒙也沫衛邑也書所謂

妹邦者也孔氏曰酒誥注妹邦孟長也美齊女言貴族

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沫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

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  
泲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爰采麥力反矣泲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也矣期我乎  
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白虎通曰麥金也金弋春秋

或作奴春秋定奴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爰采葑矣泲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長樂劉氏曰采唐

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以采此也○安成劉氏曰孟  
美孟弋五亦託言貴族以指所私之人非必當時實

有此三姓  
之女也

### 桑中三章章七句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比去聲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

行私而不可止也慶源輔氏曰誣上只是欺謾其

桑中之詩雖肆言無忌然誣上行私之心自在此  
皆緣民情流蕩無所限節之故民情所以如此則  
又因政散之故上之人苟有政事則何至於此○  
鄭氏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  
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於濮  
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  
謂也按桑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安成劉  
也

子以桑間即此桑中詩而証以樂記之語然  
則鄭氏謂師涓所聞者自是濮上之音也

鴉統音之奔奔鴉之彊彊音人之無良叶虛我以為兄王反

興也鴉音屬音本音草曰鴉初生謂之羅鴉至初秋謂之

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

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

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鴉鴉之不若而我反以為兄何

哉孔氏曰言鴉則鴉自相隨奔奔然鴉則鴉自相隨

與之添亂曾鴉鴉之不如而我反以為兄也哉

○鴉之彊彊鴉之奔奔叶通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孔氏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

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

公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必速出是也○慶源輔氏曰

童頭鼠為稱其君者何哉

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戒

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

之者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

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

隨以亡矣胡氏曰揚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為

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廬陵彭氏曰

壞然後蠱生焉國也亂然後寇生焉聖人存陳氏云木必

此詩以為戒八衛張本使後世知所戒也

是以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



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  
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三山李氏曰淫亂非美事而不刪之者所以示鑒  
戒也亦如春秋亂臣賊子一書之亦所以示戒  
也而唐太子弘受左傳至於楚世子南其君  
顯而請更受他書是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近世  
有建言經筵不進國風是亦不  
知聖人垂訓之意也顯音均

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

椅於宜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

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晉天文志曰營  
室二星一曰玄

宮一曰清廟又為土刀事○安成劉氏曰夏正十月建  
亥春秋時十一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

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星為  
每歲營作之候又因號為營室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  
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  
星始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  
宮禁丘之宮也鄭志楚丘  
在濟河間揆度也樹八尺之臬音而度  
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

也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懸置槩以懸視以景為規識  
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於諸日中之景注云於四  
角立植而懸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  
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懸正之槩臬同○安  
成劉氏曰彭魯叔云槩柱也懸垂繩也柱有四角中  
垂以八繩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測  
日景也又轉筵畫地為圓規朝識日景其端指西暮識  
日景其端指東兩端長短必與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  
就其中屈之則南北亦可正也又於畫漏午時參此日  
中之景可以正南方之位因以正北方之位也此周禮  
定方制度衛文公建宮室定四方之法蓋亦如此○慶  
源輔氏曰古人之作室上順天時下正方面不敢苟也

楚室猶楚宮受以協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

皆可供邊實本草注曰榛樹高丈許子如小栗栗樹高

五小者子猗梓實桐皮桐梧桐也華谷嚴氏曰陸璣言

中琴瑟者白桐也桐梓漆之桐為白桐梧桐生矣之

三枚開白花不結子一種在桐子可作油一種梧桐

椒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本草注曰梓似桐而漆木有

液黏念平黑可飾器物本草注曰漆樹高三二丈皮白

以竹筒承之汁四木皆琴瑟之材也華谷嚴氏曰桐

徒居楚丘潛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蘇氏

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華

范氏曰此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惟大言其所植

計莫如種木故文公於初作室之時早計如此○安成

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言其得天時地利之宜下三句言

其有久遠預備之計所謂悅之

美之者皆追述其事如此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居

賦也虛故城也孔氏曰故墟高可望猶僖公楚楚丘也

也與既景廼罔之景同或曰景音環山名見商頌京高丘

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安成劉氏

曰備詩多

言桑如桑中與氓詩及此皆再三言之蓋借也  
二州桑者尤其土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  
河之東兗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  
野乎○蔡氏曰兗地宜桑如桑間漢上可也  
允信臧

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  
鄭氏曰望楚立與旁邑審其  
升望以領景安成劉氏曰建國之制必先辨方辨方之  
畧其大勢景法必考日景故謂之景此章景山與京  
審其丘山之方向也上章揆之觀山下有桑土可以居民  
以日復定其宮室之方向也

○京萊氏曰降土三山李氏曰建國必相土地之宜  
觀以細察其土宜上地既善然後藉之卜筮文公既  
有以相土地之宜矣故其後曰卜云其吉○三山林氏  
曰將遷國必考之卜如綿詩曰爰契我龜建丘之遷亦  
曰卜云其吉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  
臨川王氏曰

吉是也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  
言今信善如  
卜所言也○長樂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  
不敢違寧曰終焉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慶源  
輔氏曰既正其方而也又覽其形勢也又察其土宜  
也人事盡矣然後卜之則始之吉而終之臧宜矣

○靈雨既零命彼倌倌人星言夙駕說始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均反騾來批三千新反  
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  
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騾○言方春時雨既  
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  
往而勞夫勸之臨川王氏曰上章既言城市宮室於是  
野然後可以施政事云○朱子曰古人戴星然非獨此  
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身耐勞苦方能率得人

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  
而批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  
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  
疊山謝氏曰秉心  
也實故事事朴實

不尚高虛之談，衷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之計。富國強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辨哉。○眉山蘇氏曰：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為之。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也。以對今言，駭牝之眾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而言，觀其始之經營其國者如此，其備繼之勸勞於民者如此，其勤則其終之善與富亦宜矣。○廬陵曹氏曰：入君之一心，萬事之本也。文公之能勤於農桑者，此心也。所以致牝馬之多者，亦此心也。一心之誠實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矣。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

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和子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其事，然後言其初者多矣。既廢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路亦然。人謀滅則龜筮從矣。卒章則叙其勤勞以致啟富。○安成劉氏曰：春秋紀事用周月定星中時，乃周之十二月，衛懿公九年十二月，秋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繼立，以次年為元年。至文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丘，則詩人所指定星方中，其在文公元年之終，楚丘未城之先，與然詩言終焉允城，駭牝三千，則是詩蓋作於文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遷時事耳，故二章以後則要其終也。

蝦丁計 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 父母兄

第叶待 里反

比也。蝦，蜃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

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孔氏曰：雙

者為雄，曰虹；暗者為雌，曰蜃。○須溪劉氏曰：何獨非陰

陽之交而虹獨以不正之氣著見於野？詩之托物如此。

在東者莫，音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而莫東也。安成

奔之詩言蝦蜃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

可道。况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

冒行乎？東萊呂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蓋言

映

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齊子西 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

比也。齊，升也。周禮十輝，九曰齊，注以為虹，蓋忽然而

見如自下而升也。春官注：執事掌十輝之法，以觀效。祥

陽氣相侵，赤雲為陽，黑雲為陰，二曰象，如赤烏，三曰鑄

日旁雲氣刺日，四曰監，赤雲在日旁如冠，五曰鬮，

月食，六曰翳，日月無光，七曰彌，雲氣貫日而過，八曰翳

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曰隳，虹也，十日想，雜氣有似

可形像。○孔氏曰：齊，虹也，由升氣所為，故號虹。齊，日東則見西，日西則見東。崇，終也。從旦至

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

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張氏曰。蠖。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雨。陰氣方疑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為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慶源韓氏曰。淫。應之氣。害陰陽之和。以比淫奔之惡。害入道之正。蓋理所不容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無也。要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則失其貞信之節。而有害於天理之正道。即是理。即是命。以道制欲。則能順命。去其人欲。則能循乎天理矣。

蠖蝻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何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入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何反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何反

興也體支體也適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慶原輔氏曰每章章末甚疾之之辭首章言威儀次章言容止末章方言禮自淺以至深以皮與儀以齒與止以體與禮亦有輕重也又曰螻蛄相鼠二詩皆文公之化行而人心去邪反正見國人之淫奔在位之無禮為可惡而故作其辭意比他詩特為嚴厲然亦未嘗不止於禮義也○華谷嚴氏曰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舉卑污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東萊呂氏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子子居燕干旄在浚蘇俊之郊叶音高素絲紕符至之良馬

四之彼姝朱朱者子何以界必菲之

賦也子子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

程子一作孔氏

郊

建之車後也程子曰注旄干首九旗皆然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駮凡四

馬以載之也董氏曰馬在車中為駮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界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

程子曰旌旗皆通言耳謂卿大夫建旗而來觀浚之都禮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

何以界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朱子曰此是傍人見此指賢者而言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組祖音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與音之

賦也旗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旒音

旂音杉下屬音杉。旂之體也。○孔氏曰：旂亦有旌，旌三  
獨。皆畫鳥也。周禮：司常曰：鳥隼為旌。考工記曰：鳥隼  
也。上。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子子千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賦也。析羽為旌，千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孔氏

麥云：析五采羽，注旌上，則干之上有旌，有城都城也。祝  
羽又：爾雅注：旌首曰旌，則千旌干旌一也。城都城也。祝  
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朱子曰：五之六之，取協  
感見：其位高勢重而能降屈於  
賢者：如此，非心誠好善不能也。

千旌三章章六句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  
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  
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  
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為詩  
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  
亦有所本云。安成劉氏曰：衛俗淫亂無禮，不好善  
者之中而不知矣。逮其滅亡之餘，懲往事而興善  
念，於是淫亂者有瑕，昧之刺，無禮者有和，亂之惡  
樂善道者又有千旌之詩。  
非文公之更化，何以臻此。

載馳驅，驅馬歸，言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侯反。大夫  
跋，跋我，心則憂。



賦也載則也吊失國曰唁孔氏曰昭公二十五年穀梁

生日則吊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軍

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

侯於漕邑朱子曰此詩之作在不定之方中之前未至而

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

歸之義乘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

以自言其意爾慶源輔氏曰據此詩所言則是夫人既

不可歸之義夫許大夫付不告而止之於欲行之時乎

想夫人傷宗國之亡既請於穆公而公許之故遂行焉

既而大夫及國人皆以為不可遂請於穆公而止之

耳觀夫人見其大夫之至亦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

來告而心以為憂則夫人之行亦固知其於義有不可

者矣特以惻怛之情有不能自止者故為是倉卒之行

是知無作是化

焉要知其初必竟是知不義

但能聞義而自克為可取耳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

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闕

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

渡之水也闕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

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

矣雖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己也臨

羊氏曰宗廟顛覆變之尤者人情之至痛也夫人致其

思如此然後盡於人心夫人致其思大夫致其義非先

正之澤孰能使人如此○慶源輔氏曰使許穆夫人知

人以己為不善而竟為之則是從彼者也知人以己為

不善雖不復為而情終不能自己

則是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

固異作改

○陟彼阿丘言采其芣音旨叶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叶反

許人危之衆穉直吏反且狂

賦也偏高曰阿丘竈具毋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

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溝洫志曰引洛水至高顛下岸善崩行道尤過也

○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

高以舒憂想之情或衆竈以療鬱結之疾蓋女子所以

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為過則亦少不更

事而在安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

己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

以為穉且狂哉

○我行其野芣芣蒲紅反其麥叶訖反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

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先叶于反百爾所思叶新反不如我所之

賦也芣芣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

因在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極至也大夫即

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途在野

而蒞芣芣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

為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

華谷嚴氏曰朱詩意夫人蓋欲赴愬於方伯以圖救衛而托歸咎焉詞耳大夫君子無以我

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

之為愈也慶源輔氏曰蓋發其察我之情而穉我之志耳○豐城朱氏曰始之欲往發乎情也終於

不敢往止乎禮義也宗國顛覆而不知恤有人心者宜不若是怒也然而義有重於亡者獨且奈之何哉宜其切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事見春秋傳見閔公二年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

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三章三

章以為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

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

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華谷嚴氏曰首章婉

而末露也次章欲言而未言也三章始慨然責之四章乃言其情欲控于大邦而求其能救衛者此

至哀至切之情也其後齊桓公卒救衛而存之○朱子曰載馳詩終有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得又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哉又曰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乘囊不係氣類○慶源輔氏曰宣公宣姜之惡極矣而其子如壽如文公其女如許穆夫人宋桓夫人則皆有賢德如是是何所觀法哉亦自強於為善耳以是知人能自強於善則惡人不能汚邪世不能亂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奧於六反綠竹猗猗於宜反叶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七何反如琢如磨瑟兮僖兮於何反赫兮咺兮况晚反有匪君子

終不可讓况元反叶兮

與也淇水名與隈音也爾雅曰厓內為與外為隈○綠

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漢志武

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

治骨角者既切以刃斧而復礲以鑿錫治

玉石者既琢以椎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脩飾有

進而無已也雙峯饒氏曰有匪君子詳此文勢是說已

者其初有切礲琢磨中末○朱子曰切琢皆氣物使成

形質也礲磨皆治物使其滑澤也切而復礲琢而復磨

言治之有叙而瑟矜莊貌儼威嚴貌嘽宣著貌讓忘也

○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

自脩之進益也安成劉氏曰此釋章內上五句○慶源

善民不能忘則固已極其始終而言之矣大學傳曰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朱子曰道言

詩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又曰既學而猶慮其

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

礲之既脩而猶慮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

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問道學自脩此詩人美武

公之本旨邪曰武公大賤是有學問底人却之一詩義

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己之志或疎或密或同或異蓋

不能同也○北溪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

析有倫有序礲是講究到純熟道理瑩徹所以如切而

又瑳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類磨是瑟兮儼兮者

磨礲至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磨瑟兮儼兮者

恂音恂慄也赫兮咥兮者威儀也朱子曰瑟嚴密貌問武毅貌赫咥宣著盛大之

貌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光輝之著乎外也有斐君子

終不可諉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朱子曰盛德至善蓋

人心之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克盛宣著又如此是

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

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虞源韓氏曰觀大學傳曾子

所以解此詩首章後六句之說字義明白而旨意詳備

愈讀愈有意味此方可謂之善說詩蓋後之說詩者詳

於訓詁則或畧於旨意泥於旨意則或遺於訓詁推曾

子則於字義旨意兩皆極其至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反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會會古

弁如星瑟兮僾兮赫兮咥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

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

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去聲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

縫中如星之明也孔氏曰弁師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

綦飾七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安

劉氏曰此釋上五句而見其德之稱也安成劉氏曰此釋下四句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音責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

如璧音璧兮綽兮猗音猗兮音猗重音重較音較兮音猗不為

虐兮音虐興也簣音簣棧音棧也禮記檀弓注曰簣竹之密比

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

溫潤孔氏曰此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學問自備如器

未成之初故須切磋琢磨此論道德之成如已成

之器故言圭璧金錫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歎辭也重較卿士之

車也較兩轆音上出軼者謂車兩傍也藍田曰古者車箱長四尺

四寸三分前二後二橫一木下去車末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末凡五尺

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善戲謔不為虐者言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

其樂易而有節也程子曰言其樂易而以禮防節不至

廣而自如則無勉強之意和易而中節則慶源輔氏曰寬

有從容自得之意非盛德者不能如此也○以竹之至

盛興其德之成就安成劉氏曰此擇上五句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

和易而中節也安成劉氏曰此釋下四句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

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

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

見矣安成劉氏曰綠竹自始生倚倚以至盛多如黃則

如圭璧之成於琢磨則成其德矣興之取義蓋如此若

其寬綽而居重較則自如而猶可觀也戲謔而不為虐

和易而必有節也所以能然者由其德之全備也○定

字陳氏曰充耳會弁則以德之稱其服言重較則以德

之稱其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

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蘇氏曰君子之

不常於莊而時戲謔○止齋陳氏曰古人張不廢弛屏

不廢遲肅肅不廢難難僅僅不廢邪邪有所拘者必有

所從也○安成劉氏曰前章惡憚憚張之時也此章寬綽戲謔弛之時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于國曰自知以

下至于師長士者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

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懿當讀為却戒之詩以自  
 警言而實之初廷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  
 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  
 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為美武公而今從之也武問  
 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如切如磋琢  
 磨則學問自備之精密如此二章言成儀服飾之  
 盛有諸中而形諸外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  
 鍊已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僖  
 赫喧之辭第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於此可見不  
 事矜持而周旋中禮之意朱子曰說得甚善武公  
 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猶命羣臣使進規諫  
 畢竟他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豐城朱氏曰  
 首章以竹之美盛興其德之進備卒章以竹之至  
 盛興其德之成就合三章而觀之所以能有是鍛  
 鍊之精純者由其知行之並進也所以能全其生  
 質之溫潤者由其表裏之相符也寬廣者矜莊之

成一作盛

反科莊而又寬廣則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  
 之反威嚴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泰也此所以為  
 德之成也如是則其謂之  
 睿聖也亦可以無愧矣

考槃在澗叶居反頌人之寬權反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况元反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

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音

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謹

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

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華谷嚴

人之寬易所謂肥遯者也○永嘉陳氏曰碩人在澗考  
 樂樂歌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雖寤寐永誓不

忘此樂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反若未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反古未

賦也曲陵曰阿邁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

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慶源輔氏曰

反甚矣而能寬大自樂若將終身焉蓋無入而不自得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反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姑沃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眉山蘇氏曰盤桓不

寤宿已覺而猶卧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孔叢子曰吾於考槃見避世之士

所說深得詩意○豐城朱氏曰賢者隱處於澗谷

之間而自誓不忘其樂蓋其所養之充所守之正

而不拘乎外物之誘則天下之樂亦孰有加於此哉獨寐寤言獨寐寤歌獨寐寤宿見其無往而不

獨樂也

碩人其頎其機衣於既錦聚苦迥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息夷私反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頎長貌孔氏曰猗嗟錦文衣也聚

禪也單錦衣而加絮焉為其文之太著也朱子曰聚儀

作綱古註以為禪衣所以襲錦衣者沈存中謂聚與縠

同是用縠麻織布為之不知是否○華谷嚴氏曰聚以

穀為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

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

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侯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

之也眉山蘇氏曰邢周公之後譚近齊○孔氏曰春秋

譚子奔莒則譚子爵○東萊呂氏曰白虎通云臣



子於其國中皆褒其君為公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

安成劉氏曰歷言此者以見莊姜之姊妹與莊公之姻姪其尊皆同也○莊姜事見邶風

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

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

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孔氏曰其父母兄弟皆正大如

此君何為不答之手○華谷嚴氏曰風人不直言莊姜

不見答之事但首章歷述其親族欲讀之者知其為莊

姜則不見答之事國人自知之不待察察言之矣

○手如柔荑反膚如凝脂領如蝤蛴反脣如瓠犀

兮反犀反螭反首蛾反眉巧笑倩反兮美目盼反兮

賦也茅之始生曰美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

言白也領頸也蝤蛴木蟲之白而長者本草注曰郭璞

之瘦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螭如蟬

而小其額廣而方正鄭氏曰蝤蛴蟬也其眉細而長曲

倩口輔之美也孔氏曰服虔云輔上領車也是盼黑白

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鄭氏曰

容貌之美所宜親幸也

○碩人敖敖五刀說始銳反于農郊叶音高四牡有驕起橋反

朱幘符云鑣鑣表驕反翟菲音直朝直豪反大夫夙退

無使君勞

賦也。教教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驕

壯貌。幘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虞陵羅氏曰：鑣一名肩

列。反。人君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孔氏曰：言以朱飾之

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

孔氏曰：婦人不露見車前後。設幘謂之第。因以翟羽為飾。夙早也。玉藻曰：君日出而

視朝。鄭氏曰：朝內朝路。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

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鄭氏曰：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

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訟決事之多。○此言莊姜自齊來

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

為莊姜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

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歎今之不然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關反。叶。施罟。音。濊濊。呼活反。叶。

魚。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未反。叶。藪藪。他覽反。揭揭。居謁反。燕

姜孽孽。魚。竭。庶士有暵。庶。反。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

施設也。罟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也。說文曰：濊。魚似

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

孔氏曰：鱣魚體有邪行甲。無鱗。似鱣而小。色青黑。孔

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魚似鱣而小。色青黑。孔

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鱣。肉色味不如鱣也。鱣

音。發發盛貌。藪藪聲也。亦謂之藪。揭揭長也。庶姜謂

姪孳孳盛飾也庶士謂媵臣揭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束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於見答而君不親也○華谷嚴氏曰此詩

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其姻族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惟大夫風退無使君勞二句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辭大抵然也○新安胡氏曰黃氏云綠衣詩言嬖妾之不當借而借碩人詩言夫人之宜見答而不見答○慶源輔氏曰觀此風燕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之言何也朱子曰此但指其所易見者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莊姜之美則固不止此也

氓

尺之

抱布買

莫豆反

絲

齊反

匪來買絲來即我謀

叶謨悲反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叶社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叶謨悲反

將

七羊反

于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

朱子曰始見其來莫

知其為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序也

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鄙之

也布幣

孔氏曰幣者布帛之名

買買也

釋文曰交易也

買絲蓋初夏之時

也頓丘地名

華谷嚴氏曰在朝歌之東漢志陳郡有頓丘縣師古云以丘為縣也丘一成為頓丘

謂一頓而成也

怨過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

殺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

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

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入

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

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戒

哉慶源輔氏曰讀先生之說令人惕然知戒不敢有一毫自怨之意也

○乘彼坭俱雙反垣音垣素以望復關員反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上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

我賄呼罪反遷

賦也坭毀垣墻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

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也朱子曰龜

著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著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以明火焚柴灼

龜為兆筮法以四十九著分掛揲扐凡十八變而成卦

○孔氏曰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故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賄財遷徙也子蒺藜是卦之繇二者皆有繇詞繇音宙賄財遷徙也

○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坭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

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慶源輔氏曰

人之尚卜筮然使其知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則亦不敢求之筮矣○安成劉氏曰卜筮之法所以開物成

務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曾謂有瀕人之瀆問而尚得無凶咎之言乎其猶能自疑而欲決之也

則請以蒙之六三告之蓋使此氓而知勿用取行不順之戒此女而知不有躬无攸利之戒則必各求正應豈

復至於相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音吁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叶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持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

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鵲音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

青黑色多聲華谷嚴氏曰即莊子所謂鳶鳩也郭璞云似山鵲呼為鷓鴣音骨朝本草曰鷓鴣尾

短黃色多聲 萋桑實也鳩食萋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

○言桑之潤澤以比已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

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萋以興下句戒女無

與士耽也安成劉氏曰此章比自比與自興下泉則就以此辭起興蓋有兩例後凡言比而與者各

以文意求之可也 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

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節一失其

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鄭

日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掩婦人惟以貞信為節○安成劉氏曰集傳所謂主言者蓋以此婦立言之意專主

於言婦人不可一失其節故其辭意抑揚重於女而輕於男非謂男有可耽之理而無所妨玩詩文猶之一字

意亦可見讀者當不失性情之正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叶于自我徂爾二歲食貧淇水湯

湯音漸又子康車帷裳女也不爽叶師士貳其行下孟反叶

士也固極二三其德

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

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孔氏曰以幃障車之傍如爽差

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比已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

徂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度水以歸

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慶源輔氏曰女也不爽

差耳豈不悔其初之失哉雖云曲不在已殊不知始既如此則其終固宜然也○安成劉氏曰此婦首稱曰氓

繼而日子繼而日爾又繼而謂之士繼而復曰爾又復  
 曰士或鄙之或親之或貴之此所以為怨婦之辭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叶直矣言既遂  
 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許意其笑叶音矣靜言思之躬  
 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  
 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卧無有朝旦之暇與  
 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  
 之歸不知其然但咥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  
 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  
 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川魚隰則有泮音畔叶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叶伊信誓旦旦叶得不思其反叶字  
 反是不思叶新亦已焉哉叶將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  
 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孔氏曰但結晏晏和柔也旦  
 旦明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  
 使我怨也安成劉氏曰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女未笄而  
 故前章以桑之黃落自比其色之衰也所謂三歲  
 為婦三歲食貧者言其在夫家貧勞之歲月耳淇則  
 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  
 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安成劉

章興在賦外他章亦有就賦其事以起興如黍離之類者蓋亦有兩例也後凡言賦而興者當各以其文意求之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五年注曰思使終可成思其可復行也慶源輔氏曰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皆悔恨之極也大凡人

氓六章章十句

雖自於人謀義理實根於天地順其道者足以安於其位逆其理者無以保於其生蓋肇有人倫以來未有違理記義終其身而非悔者此氓詩之所由作也慶源輔氏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辭直蓋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而悔之耳其辭隱蓋其初之不正也嘗謂二詩皆出於衛之婦人其文辭序次雖後世工文之士所不能及然考其行則一賢一否如

成劉氏曰此詩及邶谷風皆棄婦所作故其辭意多同桑之黃隕即涇濁之色也食貧靡勞即方舟泳游之苦也至於暴矣即有沈有潰之意也偕老而使我怨即既生育而比于毒也然則宴爾新昏以我御窮則其過今在於夫女之耽乎不可說也則其過昔在於已今之過在夫故可責其不念昔者之末墜昔之過在已故終於自悔昔者之不思其反此詩自悔之深固不得如谷風歸怨之深也墜音戲

籊籊

他歷反

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籊籊長而殺聲也

廬陵羅氏曰竹竿長而根大其末漸漸衰小

竹衛物

淇衛地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慶源輔氏曰

言固不能不思也遠莫致之者以義有不可故託以遠而不能致耳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滿反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

被反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

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新安胡氏

日以北為右○思二水之在衛而自歎其不如也慶源輔氏曰女

兄弟安之之辭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瑤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

賦也瑤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瑤然猶所謂粲然皆笑

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

笑語遊戲於其間也

○淇水悠悠音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悠悠流貌揜木名似柏毛氏曰揜栢葉松身○孔

身曰楫與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眉山蘇氏曰泉水載馳竹竿皆異

云鄭聲好濫淫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

蓋諸國之音未有同者衛女思歸而作詩其為衛

音也  
莞九音蘭之支童子佩觿詳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

兮垂帶惇其季兮反

興也莞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音淡○本草注

○日曲州謂之雀巢支枝同董氏曰石經觿雖也以象骨



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悻帶下垂之貌

○芄蘭之葉童子佩鞞失涉雖則佩鞞能不我甲叶古容

兮遂兮垂帶悻兮

興也鞞決也以象骨為之著音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闐

音開與體鄭氏曰杳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

朱韋為之用以彊區音杳右手食指將去指無名指也禮

大射小射正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三○鄭氏曰極猶甲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

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慶源輔氏曰墻有茨傳謂宣公卒惠公幼而杜

預又謂惠公即位時方十五六則小序以此詩屬之惠公亦可但他無所見而詩文又不明言其所

誰謂河廣一章韋鬼杭戶郎之誰謂宋遠丘豎予望叶

反方之

賦也葦葦葦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東陽

曰以昭穆言。○廬陵羅氏曰孫為王父尸。毋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

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

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華谷嚴氏曰。跂。舉踵也。脚跟不着地。

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華谷嚴氏曰。箋

謂宋襄公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孔氏因以為衛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開公二年。狄入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公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公未俱未立也。舊說誤矣。孔氏以河廣屬衛風。當為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

言近也。華谷嚴氏曰。刀。舠。古字通用。○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遠而不可至。以極其情思焉。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意最可玩。范氏以為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豈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此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廬陵羅氏曰。六人。謂共姜也。非姜也。許穆夫人也。許穆夫人。宋桓夫人也。泉水之女也。竹竿之女也。皆止於禮。

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於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斯者。則以先王之化。

言近也。華谷嚴氏曰。刀。舠。古字通用。○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遠而不可至。以極其情思焉。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意最可玩。范氏以為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豈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此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廬陵羅氏曰。六人。謂共姜也。非姜也。許穆夫人也。許穆夫人。宋桓夫人也。泉水之女也。竹竿之女也。皆止於禮。

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於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斯者。則以先王之化。

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斯者。則以先王之化。

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斯者。則以先王之化。

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斯者。則以先王之化。

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斯者。則以先王之化。

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斯者。則以先王之化。

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斯者。則以先王之化。

猶有存焉故也

慶源輔氏曰慈氏為襄公處者得

即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必如此等詩

方可當之○豐城朱氏曰母出國與廟絕而母之

與子初無絕道也為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

中不以恩揜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慶源氏曰

其誠敬於宗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義盡其孝

養於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庶乎恩義兩

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返國乎曰母之報稱不

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

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

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可以無悔而母之心亦可以

少慰矣

伯兮

反丘列

邦之桀兮伯也執殳

反市朱

為

反于傷

王前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揭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

丈二而無刃○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

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為王前驅也

慶源輔氏曰先言其

君子之才之美如是而後言方執殳而為王前驅則是惜其用之不得其所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豈無膏沐誰適

反都

為容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

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

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為之故

也傳曰女為說已容

戰國策曰晉豫讓云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慶源輔氏曰

此其真情也○東萊呂氏曰膏所以膏首面沐蓋膏也

左傳遺之潘沐杜預云潘米汁可以沐頭會遣展喜以

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新安胡氏曰內則

女事父母姑舅五日燂湯請沐三日具沐其間面垢澤

潘請醢足垢燂湯請洗注潘新米汁醢洗面

○其雨其雨杲杲

古老反

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以

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患之苦而寧

甘心於首疾也

慶源輔氏曰冀其歸復不歸則其憂思為尤甚

○焉

於吏得讓反

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痠

呼內反

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

本草注曰一名鹿葱其花

名宜男懷胎婦人佩其花生男好歡樂忘憂背北堂也

孔氏曰房室所居之地總

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廬陵李

次曰北堂有北階賈氏云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安成勣氏痠病也○言焉得忘憂之

曰北堂背南向北故謂之背

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

朱子曰北堂蓋古之植花草之處

然終不忍

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痠而

不辭爾心痠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入之情

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

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

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

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

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

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  
 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  
 為人情不出乎此也慶源輔氏曰范氏之說誠足  
 以詔萬世人君而如此義則  
 知謹重於用兵矣至於所謂治世之詩則述其君  
 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  
 為人情不出乎此者又深得聖人錄詩之意○三  
 山李氏曰古者師出不逾時所以重民力也春秋  
 時用兵多矣未有書師還者獨於莊公八年書之  
 以見其時不返也然采薇之役逾年而歸東山之  
 師三年而至詩人乃為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則民  
 無怨怒之心不得其道則逾時之久而人怨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華谷嚴氏曰  
 疑綏綏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喻無妻  
 之人也○本草曰狐鼻尖尾大善為妖魅石絕水曰

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妃配耦有寡  
 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疊山謝氏曰見鰥夫無人縫裳而有憂則其情可知  
 矣因其有言者以探其不言者可以言風人之旨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叶丁  
 計反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  
 帶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叶蒲  
 北反

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叶攻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為好反

也

比也木瓜

音木

也實如小瓜酢可食

本草曰木狀如

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爾雅謂之櫛○徐氏曰瓜有瓜族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積實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瓊玉之美者琇佩玉名佩之中所以貫瓊

下珠而上繫於珩也

○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

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

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瑶美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不

比也玖亦玉名也

說文曰玖玉黑色○孔氏曰丘中有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

淳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

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

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

詩放此

慶源輔氏曰鄭衛之俗淫靡非獨習俗

之弊蓋亦風土所致張子發此說可謂能通天地人矣○定宇陳氏曰此說大槩為淫

詩傳大全卷之三

詩言耳廟柏舟定之方中淇與等篇不在此限

三一

A rectangular frame on the right page of an open book. In the top-left corner of the frame is a square seal with a complex, dark, floral or geometric pattern. The rest of the frame is divided into ten vertical columns by thin black lines, intended for vertical text.

言律文卷三

三十一







全 大 傳 詩





全大傳詩

2118